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空同集卷六十二至六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康傑

空同集卷六十二

明 李夢陽 撰

書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詐為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慇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蓋

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阬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强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恥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

議於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為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耶夫讒賊者不可以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内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强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勦為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

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於兹矣始皇帝倍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鬪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與徐氏論文書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唫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吟憂悶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而善歌吟而有異才葢心竊鄉往久之聞足下來舉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歎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耶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竊欲自附於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聞之悚息不敢出

一語應意者足下戲耶居無何使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於同莫不祥於異故同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於入也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即其臣臯陶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為奚為者耶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被草若木也颯颯溶溶乎草木之入風

也故其聲軥礲轟硑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舍虞周賡和之義弗之式違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於皮陸數子又强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徳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詖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為詩始連聯鬬押纍纍數千百言不相下

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覩冠冕珮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恥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於情質宛洽而莊詖簡侈浮乎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為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怪夫昌黎之從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荀子所謂施于暴亂昏嫚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兵莫善於六韜仁以漸之義

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幽而動之霆擊故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巳足下將為武與穰苴邪抑尚父耶且夫圖高不成不失為高翻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間伏謁侍更一深論僕至願至願

詒古鏡書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闗西李子持古鏡為賮

復為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陶冶氏範金規體利世鑒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冢瘞山澤歷歲綿逖精氣上泄往往為盜掘發暴於人間初晢治之操鑪熾炭也鼓槖成風五銅具鑠什百就模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緑汞内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暎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疾疫晢志矐神進匹鼎敦去聲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存莫不斂顔以退者所

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
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户也凸罔兩山澤之怪詔姦也
圍以干支諸屬示用也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
以陰化之以水土歷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
士鑄於師鎔於友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羲譽
之域獵姚姒之圃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内美醜
遠炳先幾凝澂沕留待時而發豈不為古君子哉何則
畜不邃不光變不神不化姸媸之分易立旦晦之奥難

識於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玄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駁謂予曰小子來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於閿湖之上掇其滲汁冶之為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愈王蔫伯迄於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挨勿虧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矣非大賓鉅人齋沐涓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有覘於予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百物之姧不

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辛毋忘老人之事夫烈士慕鋏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辭焉徐子獲鏡拆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駁何氏論文書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法於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即擿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崢嶸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訝也

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畢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情無他也子擿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奥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詆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其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為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

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

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為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
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
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
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
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子
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
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筏矣宜其惑
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侈麗揚亭

葛盧之幽之寂未必皆倕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巋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甞由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奥自開一户牖而後為道也故予甞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顔柳字不同

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疎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為字而剏文之能為文猶不能為而剏能道之為仲默曰夫為文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為法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揺也假令僕即今為文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澁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麤淺謭露骨爰癡爰枯

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沈著雄麗清峻閒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脉脉之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沈著含蓄典厚諸

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為柔澹濁切以為沈著艱窒以為含蓄俚轃以為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為濡可為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為則閒寂獨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沈著艱窒可為含蓄俚轃可為典厚耶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之者過言靡量而遂肆為峥嵘之譚摘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

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於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獨切艱窒俚轃為柔澹沈著含蓄典厚而為言黷慘有如摇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沈著含蓄典厚之眞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兾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於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持堅白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書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先法者何也葢其詩讀之若摶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麤者弗雅也如月蝕詩妖遮赤道行是耳然濶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濶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

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體
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
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令人止見其異而不見
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為影子而支離失眞者以舍筏登
岸自寛也夫文與字一也令人摸臨古帖即太似不嫌
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耶自立一門
戶必如陶之不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楊耶
此亦足以類推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

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菡萏風殿薜蘿意不一乎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為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即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絶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譚偏見幸君自裁之耳君必苦讀子昂必簡詩庶獲不逺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不然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悚懼

答吳謹書

讀論文一篇僕竊疑焉足下之意不過執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見耳恐不然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遷乎而足下以左氏遷律人邪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一筆其不同特肥瘦長扁整流疎密勁温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筆之精也乃其精則固無不同者夫文亦猶是耳足下謂遷不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僕不敢謂然幸足下思之有教再布

論史答王監察書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首末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删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日可了其册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臠傳敘繁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刻精剞采著力字句之間故

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逮三國南北諸史逺不及曄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羣手體製混雜俗雅錯棼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蔑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啟發展卷思睡矣得其書者往往束之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

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儒才敵馬班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昭代之景勲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問輒吐布以聞伏俟大君子教焉

答周子書

往聞稽山之陰大溮之濆多嗜古篤行獨立勇往人者然僕北人也莫之能知也日者乃奉遐訊拜腆儀激發之音玄要之旨高逴之識慷慨之義有曠世之大感閔

俗之重悲僕捧而讀之欽羨慨惋内愧彌日曰古哉周子篤行哉獨哉勇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僕鄙人也嗜古無成行之寡效立之罔獨往之鮮勇足下乃奚取於僕而有斯求也又奚所應而同僕之聲也僕少壯時振翮雲路甞周旋鵷鸞之末謂學不的古苦心無益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當是時篤行之士翕然臻向弘

治之間古學遂興而一二輕俊恃其才辯假舍筏登岸之説扇破前美稍稍闖見便横肆譏評高下今古謂文章家必自開一户牖自築一堂室謂法古者為蹈襲式往者為影子信口落筆者為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之士悦其易從憚其難趨乃即附唱答響風成俗變莫可止遏而古之學廢矣今其流傳之辭如摶沙弄泥渙無紀律古之所云開闔照應倒挿頓挫者一切廢之矣僕竊憂之然莫之敢告也入每竊歎獨立之鮮勇往之寡

又每傷世之人何易之悅而難之憚也而易之悅者乃又不自謂其易之悅也曰文主理已矣何必法也吁言之弗文行而弗遠茲非孔子言邪且六經何者非理乃其文何者非法也斯言也僕懷之稔矣然莫之敢告也今足下既有同應之聲又相求也僕安敢終默也且人情未有不忽近而務遠者何也知其實者少而徇乎名者多也世遠則論定持定采名則曠世相慕故漢文帝拊髀思頗牧而不知李廣魏尚者以其近也近則疑疑

則實昧實昧則忽之矣斯時俗之重悲也今足下於僕同時最近涉疑而不疑又無傾蓋之譚接衽之雅乃一旦走千里之使聲應而氣求之僕以是知足下立之獨而往之勇也以是而的古何古之不的矣諺有之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久也幸足下無悅其易無憚其難積久而用成變化叵測矣斯古之人所以始同而終異異而未嘗不同也非故欲開一戶牖築一堂室也足下誠不棄芻蕘幸采焉察焉

墨本賦一通戰國策一部附獻左右者

答黄子書

自邑來辱致華牘奇帙兼之高篇展之爛然誦之鏘然目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久矣跫然之音胡為乎來哉夫志士死道貪夫死財故攬仁收義汲汲若不及者君子之所以樹名慢藏深積孜孜若不足者小人之所以殲身故曰有若無實若虛公私之用別而務得之心一也僕西方之鄙人也少鮮師承

白首多岐獨往雖力挾持則寡甘心丘壑弗求知聞者垂二十年矣吾子乃忘已羨人注神馳想發為英章揆其容義過推踰奬布誠剖疑取諸同聲之末定交千里之外豈非仁義之懷切汲汲若不及者邪夫水一也灘聲而淵寂者淺與深殊也吾子何奧弗探何明弗則機觸而天動才運而飈發思出而泉湧固所謂萬人之敵也横照今古燧如懸鏡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顧欿然自視定同聲之交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虛者能

如是邪婚嫁果畢五嶽必遊僕老矣尚能撰杖屨以從聆玄論覿睟顏竊至人之靈氣或能破慳祛鄙吞精蛻凡長嘯溘埃之表昔李白遇司馬子微謂可與神遊八極遂賦大鵬以見志吾子固希有之鳥也所慚僕非圖南翼耳何日坐雲崖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共之秖增惓戀耳

附書二首　　山陰周祚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相

知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於越之人也越俗古稱多士猶有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畧足以與仆起舍而今多詩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拾青紫而享肉酪反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嗚嗚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予獨何心能不悲夫彼生於世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智不可為士我思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燕有攜空同集過予者

予抱而讀之再三而歎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見之予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予未逮老當有以遂予之心也居東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祚如此多購近時鳴世之文相與議論氣畢意下祇令人悲悼耳果追空同哉嗟乎予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耳追憶予年駸駸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下逝水不返

隨弱苟且以俟其老將奈何也求虞翻趙煜陸佃放翁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會稽之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不能不空同之思慷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者哉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敏有夢惠之歎古今之所共欽烈士之尤甘心也轉展思惟莫能為心昔惠施死莊子至寢言子朗終伯牙至不彈天

下之士豈弟子恨不得師師亦未嘗不恨不得弟子耳楚國之寶惟下士之愛燕市之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於蔡子玄經式重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祚自恃世人少有知識霄壤百年忽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丈夫沒無所稱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眞何如抱兹憤懣莫與告訴出門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若是之多令人為文有復逾空同邪然以衰絰嬰巳未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

而遡告復望恕予皮之狂袁甯戚之志不吝賜教感
惠無窮矣

吳郡黄省曾

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窺
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絶遐淵學士
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瞀聵上者深餖飣結下者縱
發放吐此縣驤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希貴也悲夫
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

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郢語彌國而黄鍾特奏至勇不揺大智不惑靈珠夀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徳以後天下操觚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實迺先生倡興之力迴瀾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濱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夀不將

未見其止先生鑄陶感鼓而揭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省留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於吳故今為吳人少從諸生困蹭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藴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揚搉治體恢展經濟發揮聖謨即當裹糧躡蹻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之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為五獄山人賦詩寵行將

追何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遡黄河薄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洛叩大君子洪蘊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悰欝惱惟仰天唏嘘而已兹復不言齡算髙常恐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公烏知哉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為言志泗㚅

摽之嗟歎古人搆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
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頹矜蟲鬭鶴遞相述
師如圖繢剪錦飾畫雖妍割强先露故實雖富根荄
愈衰千葩萬蕋不如一榮之眞也是以小夫或誇逹
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雁唳哀哀而會節
鸝鳴嚶嚶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吕之數也但世
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英
雖徧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眞機罕悟獨見我公

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而脉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布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録諷詠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蕩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

格末光韓柳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有此好慕鄙生耳管測蛙仰不知公果以為然乎何大復號稱名流而廼為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於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寛宥

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為登涉之言締搆密緻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内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啟導也前薪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辯其眞不眞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畧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亦焉知是非但於

心有所不安惘惻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即土命駕有日北望雲空無任惘然

空同集卷六十二

空同集卷六十三

明 李夢陽 撰

書

奉林公書

愚生也晩不幸不獲侍公然又私幸漑公之餘波凡聞公一言一行眞如覩景星瞻喬岳寤寐向往以標以趨而愧莫之能也所委序詩之文力綿才孱實莫敢承而札教屢及豐睍接至夫學非子夏孰引毛詩識殊元凱

胡増左氏將筆復輟竟自遲疑屬石峰藩使尅日北行有僮南返因自竊計大賢知遇義難卒辜即文之弗佳亦鄙人請益之端也用是弗揣輒作林公詩序一篇言或過當離經乖義就便黜竄敢不拜公之明惠

奉邃菴先生書

某不肖不能仰則懿矩諧世寡術積誠弗著動輒獲咎貽父師寤寐之憂然私懷種種徒抱瞻戀而莫敢輒上一書者以物議未白為門牆羞也今送門子造偽章二

事勘官勘咸有下落無我干矣人人稱慶以為天道至
公而勘官心反不悅乃淮人奏我事咸勘實江奏我事
咸勘實吳奏我又咸勘實而我奏江與劉喬事則咸勘
我虛揚言曰不如此無以塞科道之口而快其心某謂
前二事既明白諸亦聽之而已不復與之辯而勘官猶
云中之不深乃於勘文外移文各府縣廉我陰事某自
保曾參決不殺人料亦無事可廉也即有之不過害我
作官耳彼既不能害我作人他非所憂矣某自沾餘馥

以來廿年於兹矣恒懼玷點名教愆違訓旨每以不欺
師君實不以死生富貴動心法希文而攬轡澄清則欲
效孟博之為不意世莫我知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凡所
振紀綱懾權貴興禮教作士氣起廢舉墜拔寃伸枉植
善鋤强皆置不説而媢者目為生事異者倡為尚氣仇
者指為奸邪私者誣為善訐排者劾為不謹喜諂者見
秀才不望塵雅拜則曰歪提學使之罷輭者無能為也
則曰强臣奪其權人卷畢集而推託者則曰畏李某而

人巻不易提解問贓官者不怪官之贓也則曰李某有害人之心非惟不之怪顧又禮貌之唾罵者不唾罵贓官也則曰舉贓官者可唾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未始不流賈傅之涕而危巷伯之遭也古人邈矣試論今人陳士賢曲庇諸生有為强盜者釋弗問也凡上司咸莫敢諸生何教靜之拳毆唐御史爭小試甚至挾刃而入唐御史發疽而死當時未嘗以姦以强以歪以訐以害人以生事以尚氣加之也某無事也而何以蒙是名也

楊繼宗對人輒罵贓官不絕口凡有事於其邦也則沿途伺察其動靜嘗以按察使朝覲見藩司官封人事送人謀挾之并列已名嘗又任意縱賊因當時未聞謂之姦之强之歪之訐未聞謂害人生事尚氣也雍世隆以臬使路辱知府為都御史則鞭纛將為右轄時渊人惟知雍布政耳詞訟者不復之臬司矣天下咸壯之不甚謂非其無事也今其加我者刻又無形之謗而甚者如任漢所陳咸懸空架捏初無影響幸賴皇天無私太祖

太宗二皇帝有靈孤臣寸心竟獲洗雪而勘官者乃不降心平氣開布至公猶欲他求中傷夫善人者國之經端士者天地之元氣也今顧爾爾矣而于其可摧可抑可廉可擊及一切收威柄而潛消跋扈之計則反畏蜀如虎莫之敢動也其嘗對勘官大言曰今諸瑣瑣勘畢矣然非元氣所係紀綱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內而暗寓扶陽抑陰之義使彼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為之男子無能逃之貪吏然

後能懾服勢雄係屬渙散潛泯亂階勘官曰慮有後話耳某曰夫燕卿者代天子行者也大理者持天下之平者也然猶慮有後詞則天下官不勘事邪彼不聽某退悔失言矣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彼意直欲保官耳夫士之見重於世者以人不以官以若所為即使位極人臣封公封侯時衰運移一旦捐館亦與吾輩等矣傳之天下後世當云何矣激切疎鹵不文臨封悚慄

其二

草莽中伏聞謝柄歸里畀懷無任喜慰比遇張生言胝食安健門客往來者如常也則又慰又喜其私計不謂杖屨奉道顏令十年餘矣雖耳聾欬目和睟神馳心注無殊曩昔然悲離隔慕親接於東莫之寬也壯歲性狂膽麤高視獨行四方是負意之所拂投冠便往以為軒冕之耀不若丘壑為安於是一擬江左再圖襄漢心勇跡阻竟還舊棲才弱成寡自鄙自嗤去年室人喪亡子

蠢孫孺家事埤躬顛毛漸種種矣夙志謂何臨鏡竊歎
迴卜域鈞州太陽山其地泉石幽曠想於兹焉老矣南
望門牆豈勝瞻戀

其三

愚無似然陶範懷德景行慕嚴真仰如日月親如父母
無日忘之無時忘之顧經霜逾暑左右訊扶音墨載疎
斯窮居寡接因循自阻之故非敢忘大昧深安下而恬
汙也年來自惟復駕馬求之義杜門絶游葺室廬闢田

圍為終焉計然猶多口是憎身非蛾眉羣妬奚來死生有命聽之而已戊寅之歲再舉一兒去年一乳兩兒皆幸生活通家骨肉敢附以聞虞萬里行草次布白不勝惶懼

其四

張陶二客比數往來以是得聞起居為詳為慰其疑似之跡市虎成眞而勘臣遂以殺人媚人為心鈎織窘辱無所不至幸素翁當道疑剖似解不費言說大誣明釋

其嘗自鄙亦嘗自幸自鄙者疎亢弗容於時自幸者元老碩公取為罷駑之馬目為碕砢之材也其反觀私計平生不敢為汙下苟且之行即溝擠陷不敢為門牆玷也

其五

既見遽違瞻戀增劇心旌去旆揺揺共西伏念天生李晟本為社稷朝有君實吏戒邊隙顧經綸早卷巖壑淹棲塞塵既起廷論乃歸大相元宰老就金革窮沙大漠

殘城羸馬焦勞心骨想見先憂之容然秦隴舊民伏威涵澤望公之來眞如日月之照雨露之濡斯所謂事半而功倍者也其少躭章句曲荷陶成迂執忤時中歲擯斥無由操策轅門侍聆邊畧然金鼓之音旌旗之色恒若親之斯雖想像之餘懷亦聞見之素心也委箋名作自慮知識蕪淺黑白或混青黃是淄然命嚴意懇弗敢固遜緣節餞過汴時内人暴病夜警困瘁會風又襲之逾月始平諸帙校定涉秋畢矣鄙詩二篇敢上左右非

能步驟來章幸置贈什卷末亦驥尾之附也聞有脇痛之疾事體定後想勿藥矣伏惟强食節勞為社稷為生民自愛不宣

其六

門生李某死罪死罪上言歸田録四帙奉教勘定了畢敢先馳以獻者竊念某身處堂下眼在管中乃敢肆横議評黙竄名作謬擇明珠瑕指完璧某誠死罪死罪夫采然之色不以指而損美者以其璧眞也淵然之光不

以擇而亡圓者以其珠神也我公神珠眞璧幸無怨於
安人輳門萬里無由質疑以聆緒旨西瞻太華吳岳之
峻不勝仰望戀慕之至

其七

伏念日者途館趨侍河舟登别踟蹰春野佇望風帆感
慨今昔衷曲悽惋憶在冲年獲叨鎔範萍蓬飄逐忽焉
衰暮公逾七袠愚過半百會不信宿復此違隔人非木
石誰堪此懷也大作十册校定者九遺者自訟稾耳愚

嘗靜繹潛究推求旨緒西巡諸作矜持嚴整大而未化立朝之作廊廟冠冕俊拔典則邊塞之作忠誠奮揚規畫縣見歸田之作幽眇流行情涣意層變化百出矣撥厥原本蓄厚決沛蘊深光淵故觸之則發驅之則伏寫之無逸景用之無梗事鋪之無留情遂使工辭者畏其渾淪負氣者讓其雄高攻意者服其巧妙雖唐宋調雜今古格混瑜瑕靡掩軌步罔一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一代名筆後必有知子雲者縷縷之譚未及面陳敢附

此以聞

其八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關之初公之南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國處則利身且今夢傅卜尹之秋孰能使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雜進君子不無異同令欲主張國是定雜為一合異為同非公是利而將誰利哉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才奬辯給拔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

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亹亹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而未盡耶斯非後生小子之所知亦非所宜言者以道義肉骨弗覺縷縷至此大作四種五册勘檢各畢敢緘

付來使以遷企瞻光範北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
畎畝之氓伏俟太平無任慰幸懽忭之至

其九

十二月半間王丞差齎教翰詩册至并獲菑變陳言之
章皇上慰諭之札竊歎私幸連夜彌日歎者遭際之難
而幸者夫子之道行也伏自皇上入繼虛心委政禮者
右儒孝敬恭默天下信之有君有臣愚安得不私為之
幸然必至誠而後動積久而後徵於是又知遭際有難

馬因念夫子秉菘要樞建白彈駁不止數十百章而精誠剴直該貫練徹格心明誼指事正體無如此疏之大且切者斯所以天聽回而眷心注也仲舒三策光武十行今復見之太平之業非我夫子而誰望哉所委勘檢屬年殘侄偬俟春初完報耳夏方伯人便輒布此悚懼

其十

歲事復更瞻望台斗戀慕愈切大製三册勘校各畢中間批評言語放肆去取嚴刻殊非事長事貴之禮愚以

為託屬旣專導誘復至使有懷弗罄不涉於欺乎故寧言之而欠當不忍知之而弗言况由此有獲教者乎是非可否無吝開示固愚者之幸也

與何子書二首

勘官以送門子造偽章二事與我無干乃反大憾恨深其文鉤織如以釘釘木惟恐不入也然竟公罪無奈何乃招擬還職而於參語則曲紐刻加務求合言官之文此亦甚足笑也僕靜觀性命之變窮通顯晦斷斷有默

定之數通顯即無賴亦進用苟窮而晦叔向柳下惠不獲免也以僕至公極廉脫屣富貴誠利於國死生以之猶不免大惡之名之加他可知矣僕此一言一動悉為仇者所捜羅江御史捜羅者二吳廷舉者二淮人者三然竟若斯焉矣僕私謂勘官勘畢必酸心流涕痛我之寃而憤讒說之易肩而今乃反爾爾可笑也餘見文詩

四月八日

其二

勘事一二日畢矣而淹至三月廿五日始發回省城候命下令寓城北玉虛觀也蓋是時赦下已久有使之無引赦者而勘官遂不之引赦勘官初許只在廣信候命下形諸言矣已又發回省城此亦有使之者臨發第歎曰斯非我意你衆人所知耳僕今決長往此等不足與較云云者欲君子知顛末耳家人尚頓九江蓋俟僕同歸居鹿門耳自僕罹此難友朋多不復通書問結交在急難徒好亦何益僕交游偏四海矣赤心朋友惟世恩

德涵與仲默耳其難如此可悲可歎同日

與李道夫書

僕婞直之性孤危之行皎然難白之心自誘世無知己久矣乃幸而遇大君子者違羣而顧汰沙而收訓惜保奬日彌月增此真僕希曠之逢然君之信善弗疑夷險靡貳即古大丈夫之事何加矣而隨場悲喜寒燠異情者聞之尚有里閈之疑可詫也信之獄勘者任私拷成茂有理法無竟明之事無不寃之民如程伯者總司問

而君詳而允者也勘文所不載勘者羅織揷入擬程伯永逺充軍而坐僕以故入此更不可曉亦大可笑也葢彼意止欲害僕初勢不啻山壓然竟莫如何乃擬僕還職而於衆語則深文鉤陷迎附彈者我命在天聽之而已復何言復何言獨念逺逝甚邇無計縮地把臂一譚用泄俛仰千古之懐耳跂望光範曷勝愴惋有便不吝數寄則為慰大矣

答左使王公書

吏至奉巍牘撿豐貺詢所從來感刻深切歎惋并至僕自險難以來素號海内義氣友朋知巳親舊不復通一書者多矣而公獨以一日之雅乃千里遣使跋艱泛涸出境致問申詞布悰此其介然之明毅然孤往同聲必赴破衆而趨詎足與隨場悲喜逐波浮沈者道邪傾蓋如故白頭如新豈不信哉竊念僕人雖蕪鄙志不安下顧内愈精而外愈疑心耿耿而踪靡白嘗自負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貴死生毀譽動心而後天下事可濟也於

是義所當往違羣不恤豪勢苟加去就以之不意時體不然哄然排笑吠聲射影釀成大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凡此咸僕忠誠未孚於人而婞直不慮其後所致即使時論優容而如僕者終豈用世之才不敢更靦行列塞賢路也今諸謗幸頗洗雪白矣即日揚孤帆泝江漢入鹿門偃仰丹壑顒觀諸大君子太平德業之盛而霑其餘休斯志望畢矣然此隱懐也不敢輒告人而今吐露於公者以有鍾子之知蒙歎樂之顧者也來吏謹敏

能悉公官履嘉大之詳瞻佇景輝不勝躑躅不宣

報吳獻臣書

雄章珍餌孤使遠馳仰知公有至意馬奉誦什襲與心俱藏也北來尚無消息僕今手纜以待消息來便開也別後沿途采詢謠議士人頗不以僕輩為非而不知者猶謂僕矜已凌儕而謂公附炎忌才此甚可笑也僕與公雖幸並生明盛之世共有海內之名而往昔邂逅湖東交袛接席談不逾日奇情未諒各負氣不下致生異

同此亦古今豪傑之常而僕之過執靡遜自遂往顧厥
咎孔馬然於心無他也患難相值風萍偶聚頭攢耳摩
卧起相聞酒食延呼數月之間兩襟遽豁轉為綢繆前
何以戾今何以歡隱衷忭懷彼此獨知矣來詩云夫既
遣顏面豈不愜素心如何異同論三兩相差參君誠子
淵儔而我非孔壬辭旨婉實所謂言不違心者也第子
淵擬僕則似過耳長徂有日悵念風義爰為放歌一章
輒煩來使毋曰反之而後和也

與王獻可書

人至奉書狀備諗接遘大憂彌年在疚顔形可知也蒙以銘文見託委非其人潛光何闡顧通家肉骨義當効力千里馳使勢難固辭然僕謂凡文必據大體存氣象是故瑣屑尋常一切刋刈銘文中間不無筆削斯以意會可耳八世敬仲大名畢萬恐費搜索輒附以聞

空同集卷六十四

明 李夢揚 撰

祭文

九江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維正徳六年歲次辛未秋八月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後學關西李某以巡視事至九江府乃八日乙酉率郡之官屬師生等敢再拜謁贈道國周元公濂溪先生祠下而以牲醴匹帛修厥奠事乃為言曰嗚呼孔亡

孟殂言湮聖遂六經僅存異端為敵天產夫子起自南夷繼絶開來文不在兹圖書啓秘我明我聰譬晦而旦江河地中嗚呼夫子貞履坦坦道光跡幽自彼魯鄒匪我獨遭我我廬山公遊而棲爰墓爰祠百世是師其沐馨研粕年逾三紀志鋭質劣無成内悔文鐸忝竊言邁江邦過公里阡汗顔徬徨式修厥明以奠以祀品豈於豆我酒伊旨誰其配之二程夫子濬深貫輿敢忘本始神格相予造我髦士尚饗

蕭先生入白鹿洞先賢祠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九月戊申朔越四日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李某敢昭告於前提學虚齋先生蕭公公昔省方視學衿珮作氣抗折權貴威武不屈兹洞之興公實有力某謹按祀典德祀功祀二者公並有之爰采輿情載稽羣議飭南康府以九月四日奉木主書公銜號姓名入白鹿洞書院先賢祠公神是依來遊來豫敢告

丘先生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在己巳六月甲子處士松山先生丘公卒其友人北郡李夢陽以柔毛庶品為奠而致辭曰於乎士有曠百世而心相求者矣而公與僕生並時也又共里閈而居豈不幸哉當是時公年六十餘矣而與余交余仕宦人也而獨敬重公以隱操此非世俗所謂相左者哉然僕于公則相合也此豈苟然而已者邪且以公之豪鉅使出而干仕與世翩翩其所就固可量哉而

說者乃曰何論愚智顯貴則身高此所謂井蛙之見也
誠以彼較此其輕重可同日而語哉是以原憲季次之
倫寧没迹於滄波巖穴之區而不肯苟禄以徇世即守
蓬蒿畢身隱約而死而終不與汶汶者比權而量力也
古人有言曰天道無親惟善是親不於厥身於其子孫
且如陶潛杜甫非不善人也然率困苦不顯見於世乃
其子率又不甚似亦謂有天道否邪故原憲季次雖隱
約然不以其故而損名陶潛杜甫其子即不似然議者

不以是貶其行故曰君子强為善而已矣公何憾哉前公以壙志數見屬今且撰公壙志矣不敢辛負

熊士選祭文

仲夏之交我舟南邁衝沙改路浩浩江瀨顧瞻劒浦有墳山阿慨思哲人攬涕滂沱惟思哲人志超美心如玉如金英其德音豸巍於冠立朝之端如鷙戢翰鳥棲弗安聯祗並珂喟昔京室晨遊繼燭宵吟見日形忘道乎死生膠漆妖祲中昏埸翅各歸天清地寧重離再輝我

乎南來哲人玉頹蕙零松摧不見顏儀見此夜臺絶絃
為誰掩袂徘徊百身願贖返魂無丹巨川滔滔林原盤
盤車停馬駐孰知我歎

周副使祭文

嗚呼公父子葢棺者於茲兩月矣公之罹禍之慘見之
者哽咽不能道其事聞之者不忍聞也即不相識為公
猶痛悼忿恨不欲與賊共生矧吾儕於公同進士為僚
友邪當公之擊賊也知有君也不知其有身公之子知

有公也不知其身為身也使天下為臣者皆如公為子者皆如公之子可常治而不亂矧有如盜賊矧有如公父子者死於盜賊之手嗚呼何恐道何恐道不恐道而復道此者亦以痛悼忿恨天下無公父子者耳令公長子奉二柩登之巨舟由彭蠡大江反塟於故丘較之無聞而死者死同而所以死則固殊矣

左公墓祭文

年月日具官某以牲醴之儀遣永新縣官往祭於奉訓

大夫泰州知州左公之墓曰始予下車詢公園域掃治
缺人鞠為榛區心竊悼之亟欲往視令在鄰邑竟亦斯
沮蔦蘿之懷歔焉靡寧乃輒遣官臨祭公如有靈鑒兹
永恍於乎碩德下位澤復弗延於後人孰謂有天道哉
尚饗

汪世興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次己巳十一月某朔越其日友人某等
謹以庶品清酤奠於亡友校尉宣武衛百户汪君世興

柩所其文曰嗚呼世興死乎眞邪非邪兩月前世興别我行往山東固偉然一壯男子也而今遽死乎世興為人無致短之道不宜客死暴露而今短邪又客死而暴露且令狂悖無行負君父用奸計欺壓輩行得罪友朋者豈少也然多白頭不死乃令竟短而客死而又暴露哉且自有宇宙來忠直獲殃咎不才受顯福屈伸顛倒夫豈少哉至於論人則於其行不於其年今世興即短而客死暴露較之諸所白頭死牖下其得失不侔矣嗚

呼世與子又何悲

延平同知閻公祭文

惟昔杏林坐宴花京走馬元龍逸氣王融妙年附蠅有

幸方懸葭倚逝水難諶遽成萍跡浮沈既判悲慶隨生

中間乖隔哽咽何述又況雍門軫存歿之懷山陽起横

吹之感迎輀撫孤此痛疇堪緬惟年甫釋褐星軺衣繡

鷺軾當其攬轡河朔褰帷濟上風聲義氣豈出范賈二

子下哉故時弗常春明必有晦林甫曳紳九齡褫爵丁

生端勞平仲竄荒雖顯幽定數智人罔譚而慨古憤今志士多淚閩邊越徼竟墮跕鳶瘴雨蠻颸徒歸唳鶴一麾尚爾胡論高才獨櫬南來孤魂西返榛墟嚴雪風亭暫依禮同斗酒情倣生芻昭昭有知鑒兹永懐

王汝鄰祭文

鳳翔千仞龍游四澤昧者翹首而挹其輝枯者跂足而俟其液乃一旦翮𣪠鱗脫奄焉與常羽凡介同盡共滅此其悢若痛有不肝餧而腸裂也邪於乎汝鄰方岳之

任高矣陟矣挹君之輝而俟君之液者天下有同情焉人士有同評焉乃亦殺翮脫鱗奄焉與常凡者埒邪追惟牛刀初試鷺車載揚錦炫鶚擊何者風采雖寶鋏中埋而龍光竟吐柏臺薇省台輔是階李廣不侯顔回終夭天乎命邪此恨此痛行路靡堪矧附驥於甲流斷金於末契者哉某等轉蓬自昔聚萍在斯淮陽匪遠哭弔罔由寄薄奠於生芻軫遐悲於宿草文縮意永室邇心綿尚饗

林元佐祭文

年月日友人某等以庶豆清酤奠於故戶部員外郎東石林君樞所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元佐旬浹喪二子未幾身與俱亡天之禍林氏亦遽至此極邪元佐氣體若北人善飲食不畏寒暑而一病骨立以死元佐上不負君下不負民內宜於親外義於人足永祀矣而乃竟無子識元佐者謂其空洞坦達道遠之具而其官若壽竟止於此之數者展轉思繹莫究厥始而所謂天者果

安在哉予嘗博觀天下勢有所難恒數有所難一卒然而值欻然而失則雖所謂天者無容力焉故得喪不足以自律而成敗不足以盡人不然豈無崇爵考終傳之子孫無一善可稱於世者乎予固知元佐且將唾之不顧而自亮其死之為安也他何論哉他何論哉元佐馮麗雲附景星攬觀宇宙之内亦少慰乎

李員外祭文

嗚呼君結衮葢棺離人世者忽二旬於兹矣思與君偕

入並馳棋局酒盃諠娛笑謔極平生過從之樂而今不可獲矣頎然之貌森然之髯恍然立吾前豪激磊落之論侃侃在耳也而呼之不應招之不徠也君慷慨悲歌人也英爽不散之氣必有附麗馮倚與陰陽相升降者歟然予不得而知之矣自君之没予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絫欷重息未始一日而置蓋一以憤善人之弗穀一以悼交游之陵替則君之英爽不散者亦有鑒於斯否邪

余員外祭文

嗚呼士有負凌雲槪日之材挾奮迅扶搖之翮一旦崩隕僵踣與百卉共盡腐鼠同磔必有水火之厄彫鍛之疾虞羅斧斤爲之菑者否則衝風毒霧排其堅幹焦其勁羽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遽奄然死乎曩謂君垂蔭萬畝振翰九霄可計日而至而今已矣嘗竊覯天下貌弗中相羸瘵多嗜慾弗壽志庸識卑弗貴譾薄弗祿悍急弗轂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轂也祿也貴也壽

也於斯焉止乎或謂君席肅敏之業產富千金年四十
餘育五子又游官赫赫畀之良而奪之全殆所謂天也
夫良者天既奪之矣彼貌弗中者羸瘵者多嗜慾者志
庸識卑者謭者薄者悍者急者顧或全之何邪向畀之
材若翮又安所為邪嗚呼是固不得而知又奚足為吾
邦臣辭也始大夫命下羣趨賀君相顧而笑諏辰蠲饎
將大饗賓客孰謂慶者出盧返轡來弔非斯文之至戹
千古之深悼乎是月也設旐於庭戒行有期君有老母

日夜企君之歸君之魂氣尚無他之乎

馮照磨祭文

嗚呼生死其天乎哀懽其情乎不有邂逅之遇金石之盟盃酒彈劍意氣相傾者一旦幽顯異途榮隕殊科於是軫雍門之調誦蒿里之歌傷如之何矣臨君之門歸轝駕矣丹旐揚揚柳在下矣子衰妻絰賓客縞衣冠送矣嗟嗟悲夫修榮短戚窮憂達悅伸暢縮抑人情固矣及百年共盡一抔均掩狸鼠內穴螻蟻下吶草卉瓦石

又何異矣孰夭孰夀孰愚孰智矣君雖弗昭異於弗仕四十而有子異於徒死吾又奚悲吾又奚悲

祭鮑子文

維嘉靖元年十月癸酉朔越十有六日戊子梅山先生柩還於故山其友人李夢陽設奠夷門道左再拜送之而為之言曰嗚呼鮑子胡為乎來胡為乎歸子之來也高冠大衣輕舟穩車前有廝後有臺江行月迎山邁雲隨而今之歸丹旐前飛素幔後圍賓客縞衣而白冠送

子吹臺之側哭子長河之干嗚呼鮑子十年北顧氣橫中原一旦堂堂之軀而為營營之魂乎豈生死有地壽夭者天乎草木黄隕繁霜憀人吴澤寒波越猿暮呻子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魄返魂俱還汝鄉國汝有朋親弟昆宗之子族之孫有迓於境有俟於門肴嘉酒馨肥豣香豚汝嗣六齡哭爺零丁汝靈汝征汝家汝庭尚享

亾弟汝含祭文

汝含既卒之三日二哥以牲酒果為奠拊棺大慟仰天

而言曰嗚呼吾弟吾尚忍言邪昔我先君徙官於河藩挈吾兄弟僦居坻邸入飽出嬉家室如火元年戊申喪我季姊癸丑喪吾母乙夘又喪吾父八年三喪故業崩解骨肉荼毒李氏不絶如綫維伯兄念先世起家之艱夙夜罔懈振我中業久而未集吾雖竊有班秩顧恒有歸志而大我門閭惟汝焉望而汝今死巳嗚呼尚忍言邪尚忍言邪汝七歲猶乳以吾母絶字於汝也十歲矯悍羣兒莫之敢鬬十三四綴幡走馬捷如猱狖吾知汝

稟之者厚也十五涉獵典籍日誦二千言微旨奥義多
所自解十八九鋩鍔軒露漸有光彩吾知汝蹄齧者必
善走也吾見汝額骨隆隆起髮際巨口豐頤闊步凝視
始生之日有不速之客二人來緋袍而皂蓋吾知汝貴
且壽也有一於此足以不死而汝竟死邪昔先君易簀
惟汝焉憂以婚姻屬兄以行業責我爾家爾室厥女彌
月兒亦庶乎矣汝行未見業未大予何以見先君於地
下邪去歲仲冬汝從予通州疾病尋作目眬眬而癡首

岑岑而惡更數翳之手而巉然骨立日銷月削抑孰謂遽罹此虐也嗚呼天邪命邪蚩蚩之氓天乎壽之命乎佑之何獨殤吾弟且奪其後邪凡此皆所不忍言而吾言之雖虞爾之魂亦以泄吾之悲夫吾能言者言之矣所不能言汝亦知之否邪

方山子祭文

方山先生卒殯矣大梁李其乃以香幣之儀遥奠於殯所為言曰於乎横海之鱗釣者徒盱順風之翼弋人何

慕子也傑特蹩捷英悟彈鋏悲歌振纓高步扁舟浮游駿馬馳鶩五岳丘垤萬古昏暮軒駟弗義視如蚓螬一言苟合千金毫毛弱弄觚翰壯涉風騷笑銜盃戲手無停毫於乎鄭子易艮其背詩養時晦天道忌露自滿者潰茫茫草澤曠曠豐沛桂折松摧珠沈玉頹梟雁鳴呌雲霾慘其遵吳邁越魂氣東之方山書屋沙溪釣緜驚猿月嘯孤鶴夜悲生芻延頸山川紆迴歌不盡哀意豈達辭悠悠君子孰知我思

內弟左舜在祭文

年月日左君舜在卒越四日其姻兄闗西李某以剛鬣柔毛清酤庶果往奠之曰汝生早孤形影悵悵甫及解事遽天而亡二雛在抱重闈在堂視天夢夢哀哀允傷爾祖樹德厥考孔揚天畀爾良既篤既臧惠親友弟和鄰睦鄉怒不至詈戲不涉狂口無兼味體無麗裳所不永者誚非天殃予來自西聞汝大喜整衣呼食示健强起予往診視病則骨髓神醫弗治況予小子再經旬浹

而竟至此阽危之言琅琅可書天鼓自候以占疾徐達生委命智者弗如莫壽于殤莫樂于死斯生艮怪要有至理昭昭聽之尚其鑒止

外母廣武郡君祭文

嘉靖元年二月戊寅朔我廣武郡君將啟殯而西宅之三十六陂之佳欝於是甥李夢陽設酒脯牲俎以奠而言曰於乎謂賢者嘏我君恭孝四十而寡謂貴者盛我君玉枝隱約愁病謂壽者祺我君七十霜鵠夜悲於乎

賢匪無瑕天實斬之貴匪無盛我遘靡時既畀之壽胡斬之祺如瓊株飇撼珍草霰摧即光英聲磨詎守之弗黷久而能持也哀哀我君秋蘭俄殞晨月竟沈既往何言追思痛心雲轜載駕二月初吉羽衛翻𣲖原野慘慄攀號莫及窀穸永畢哀哉尚饗

空同集卷六十四